

無烟的日子

兩兩

他只把那風箏一拿起來，風就將它順著吹了上去，那一細線幾乎糾纏在一起，然後却又分了開來，只見風箏向後一抖，好像是飛機倒惹兒，却一霎那又升了起來。「今天個風兒真大啊！」他心裡想著，却熟練地將線溜著放了出去，風箏愈飛愈高，也愈來愈小。他突然想起了小時候父親放的風箏是用綁油罐的繩子拉著，差不多有小指兒寬；那時候的風箏却有半個門兒大。後面托著兩條麻繩，煞像是豬兒的尾巴，又和妹妹的辮子差不多。父親總是先叫他拿著風箏兒，他那时候好高興啊！旁邊的小毛，小虎都很羨慕的樣子，搶著來帮忙；一看到風吹來，他便把手放開，然後父親乘著風跑，風箏也就慢慢地升了上來，這時大家都在下面歡躍著，他更是感到驕傲，心想世界上再沒有比父親更偉大的人了。那時候媽媽總是在父親旁微笑著。童年的日子也真是快樂。沒想到一下子就是十多年，父母都快老了，自己也跑到外地來讀書。

現在風箏小得只看得見一個大黑點了，忽然的，他好像有一股感覺，想要與風箏結成一體，一起飄走。

站在四樓的屋頂上，看遠外的房子，都小的好像汽車似的，他心裡愈來愈滿意，不覺得狂叫了起來。從早上起床，整個日子壓根兒不曾好過，心裡悶悶的，說真個兒，這種情形已經有好幾天了，下個禮拜就要大考了，他却一點兒也靜不下來；聽了一早上的音樂，火氣却不曾好轉過，只覺得大家都不再喜歡他，不再關心他了，怎麼今個兒大家講話都是這樣撇撇氣的。在宿舍，一再地和同學彼此刺激著，儘拿那些不堪入耳的話來說著，然後放縱的癡笑，猶感覺不夠，便敲打著桌子；想把那最根定的情欲一起笑了出去，一起送入深淵裡去。

也是因為感到煩悶，才想到放風箏；恰巧櫥子裡還有上次從家裡帶來的風箏，便將它塞進了書包，藏了起來；怕的是被人看到還恥笑一番，這麼大了還放風箏。揀了書包出來上了大學，全校就他一人每天背個書包，搖搖晃晃地從宿舍到教室去。踢著那雙一年沒刷過的皮鞋，一拐一拐還裝模作樣地混進校園，圖書館正大爆滿著，這個日子實在不是人過的，心想，反正你老夫子今天獨自個兒放假，溜到圖書館的屋頂，便也放起風箏來了。他不禁大笑，他媽個×，這真是一個諷刺，「這百條豬，正啃個痛快，我却在這兒清閒」，他越覺得他們是傻瓜，便也越來越高興了。

風兒愈來愈大，新竹這個風可是出名的，只消被它吹幾次，人可也就沒頭沒腦了。風箏似乎承受不住，那線兒這時却也顯得太嬌弱了，波！線斷了，只見那風箏旋轉了幾下子，便也沒命似的滾荒了走去，誰知道它會落到那裏去，或許是在海上，也許只到半路就掉下來了。留著他悵然地，其實箏兒，它早該去了，這原本不是它的世界。

無烟的日子

兩兩